

仲夏之夜之夢

蕭叔夜編譯

教師參考用

~~永年書局發行~~

RW721 / 05

仲夏之夜之夢

編譯者 蕭 叔 夜

發行者 永 羊 書 局

發行所 永 羊 書 局

海武昌路四七六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 版權所有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S)\$11.00

前言

本局所出電影小說「阿里巴巴四十大盜」、「羅密歐與朱麗葉」，自出書以還極獲讀者好評，爲時不過數月兩版卽已售罄。誠以所選各篇類皆立意深刻，文辭雋永之巨製也。值茲再版之際，爲求內容之更精粹計，特詳爲推敲，乃由兩書之八篇中選出四篇集成斯冊，恐讀者、同業不明，爰爲誌。

編輯室

目次

前言

羅密歐與朱麗葉……………〔英〕莎士比亞 一

仲夏夜之夢……………〔英〕莎士比亞 三

羅賓漢……………〔美〕G·特里斯 兜

快樂的英格蘭 法外 森林裏的伙伴 入了虎口 人民的呼聲 在敵人手裏 自由之
歌 鐵錘與鑊刀 救援的酬報 武力 羅夫爵士行獵 死的影子 英格蘭的夢想 大
僧正中計 祕密的任務 瑟吳德起來了 陰雲密佈 暴風雨的襲來 北退 入山

寶石花……………〔俄〕巴若夫 一七

(一)寶石花 (二)礦山的名匠

羅密歐與朱麗葉

在凡隆娜地方有兩個有錢有勢的大族，一個是凱辟婁族，一個是蒙太克族。這兩族之間，向來懷着仇恨，這種仇恨，在他們中間滋長得達於極點和如此地深切，致使這種仇恨之心，竟蔓延到很遠的親屬，和兩方面的侍役和奴僕們，因此蒙太克家的僕人不能遇到凱辟婁家的僕人，凱辟婁人也不能偶然遇到蒙太克人，否則一定會發生怒言的詬罵，有時竟釀成流血事件；因為這種偶然的相遇時常引起吵鬧，擾亂了凡隆娜街道的快樂清靜。

凱辟婁的族長設了一個盛大的夜宴，請了許多高尚的婦女和許多的貴客。所有凡隆娜的漂亮人物都光臨了，凡是來賓只要他們不是蒙太克族人都被歡迎。在這凱辟婁族的宴會中，羅莎琳的愛人羅密歐——蒙太克老族長的兒子也光臨了，在這集會中出現一個蒙太克人雖然是很危險，但是羅密歐的朋友彭佛羅却勸這少年化裝去赴這個集會，這樣他可以見見他的羅莎琳，見了她可以把他和凡隆娜幾個精選的美女比較一下，也（他說）會使他知道他的意中人不過是一個醜婦而已。羅密歐有一些相信彭佛羅的話，但因為愛羅莎琳的緣故，他是被勸了去了。因為羅密歐是一個誠實而熱情的愛人，是個

爲了愛而失眠，和避了人們單獨地想着羅莎琳的人，而羅莎琳却輕視他，從未有一些合禮或親熱的表示來酬答他一往的深情；彭佛羅想要醫治他朋友這個愛情病，指給他看着這些婦女和伴侶。於是少年羅密歐同了彭佛羅和他們的朋友莫克顯都化裝了去赴這個凱辟婁族的盛會了。凱辟婁老族長很歡迎地招待他們，對他們說，凡是少女們足趾上沒有鷄眼病的都願和他們跳舞。這位老年人是性情很快樂而喜悅的，他說他年輕時曾戴了面具在一個美麗的姑娘的耳邊低聲地講過故事。於是他們參加跳舞了。羅密歐驟然給在那邊跳舞的少女的超絕美麗所震驚，她對於他似乎像火炬燒着的光亮，她的美麗在晚上顯耀，好像是一塊寶石帶在黑人的身上；美麗的用處太多，對世界太可貴了！她的美麗和完美顯然高出於同伴的衆少女之上，她這樣富麗像一隻白鴿處於羣鴉之中（他說。）當他說出這些贊美的話時，被狄勃兒聽見了，他是凱辟婁族長的姪兒，他從他說話的聲音裏，知道他是羅密歐。狄勃兒是個狂暴易怒的急性人，對於一個蒙太克人竟喬裝而來嘲笑輕侮他們的莊嚴盛會，他忍耐不住。他便十二分地發怒，要打死少年羅密歐，但是他的叔父，凱辟婁族長，不願他那時傷人，得罪賓客們，並且因爲羅密歐生性就像個君子，凡隆娜人衆口都稱贊他是一個有德行有敦品的青年，狄勃兒被強逼着制住了他的意旨，壓制了自己，但是罰誓在將來，這個蒙太克人必定要重重地報復他擅自闖入之罪。

跳舞開始了，羅密歐注意着那姑娘站立的地方；他靠着有化裝的庇護，似乎行動可以自由些，便擅自做着態度很大方的樣子去握她的手，喚她的手昇神聖，倘使握了

她的手算是他觸犯了神聖，那麼他便是一個羞慚的香客了，他便要吻她的手來贖這觸犯的罪。「好個香客，」這姑娘使回說，「你的盛意太謙恭太客氣了。神聖有了這雙手，香客們握握是可以的，不過不可以吻的啊。」「神聖有沒有嘴唇的，香客也有沒有嗎？」羅密歐說。「噢，」這姑娘說，「嘴得他們應該用以祈禱的啊。」——「噢，那麼，」羅密歐說，「我親愛的神聖，聽我所禱吧，將手賜給我吧，否則我失望了。」在這些暗射的言語和愛的意像中，他們相愛起來了，當時這姑娘被她的母親喊走了。羅密歐便查問誰是她的母親，因此他纔知道這位美麗無匹，他所震驚的姑娘，原來就是蒙太克族的大仇人，凱辟婁族長的女兒，朱麗葉，他已經無意地委心與他的仇人了。這樁事情使他十分為難，但是這又不能打消他的愛情。朱麗葉也很不安心，她知道先前和她講話的男子是羅密歐是一個蒙太克人，因為她也驟然地像羅密歐鍾情於她似的，被同樣的焦灼和急遽的熱情所震懾了；她似乎生有偉大的愛情，她必定要愛她的仇人，她家族方面要她去懷恨之處，倒是她情之所鍾了。

夜深了，羅密歐和他的同伴離去了；但是他們不久失去了他，因為他不忍離開那所寄託心意的房屋，他跳進了朱麗葉家後花園的圍牆，他在園中沒有多久，正沈思他的新愛人時，朱麗葉便發現在上面一個窗洞上，她卓絕的美麗像東方的日光從窗洞中射出；那月亮，在園中照着暗暈的光，羅密歐看來，和這燦爛的日光相比，似乎是慘澹灰白帶有憂鬱的。她將面頰枕在她手上，他希望他能夠變成她手上的一隻手套，得以接觸她的

面頰。她此時獨自沈思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嘆道，「愛我！」羅密歐很喜歡地聽到她的言語，輕輕地說着，不被她聽見，「喔再說啊，美麗的天使，你這樣地出現在我上面，像天上的愛神，人們都瞻仰着她。」她沒有聽到他的話，而被夜色觸起了她滿腹的愁惱，便呼着她情人的名字（她以為他不在。）「喔羅密歐，羅密歐！」她道，「你在何處啊羅密歐？違抗你的父親，毀棄了你的名字，爲了我的緣故：否則倘使你不能如此，只算是對我矢過願的情人，而我使不能再做凱辟婁放人了。」羅密歐經這激勵之後，很高興地想講了，但是他還要再聽她的話；這姑娘繼續着她自己講着愁情的話（她所想念的），依舊責罵羅密歐爲了他是叫羅密歐是一個蒙太克人，她希望他叫作別的名字，或者他能捨棄這個可惡的名字，因爲他沒有這名字的牽系，他便可將她的一切都取去了。羅密歐聽了這些情話不能再忍耐了，便接着她的說話講去，彷彿她的說話是對她個人講的，這並不是在幻想，他請她喚他做愛人，或者不論什麼她喜歡叫的名字，因爲倘使她不喜歡他這個名字，他不再叫羅密歐了。朱麗亞聽見園中有男子的聲音很是吃驚，她起初不知這個人是誰，她却乘着深夜黑暗之中將她的祕密顛倒地吐露了出來；但是他又說話時，雖然她尚未聽滿他說出一百個字，而一個情人的聽覺是如此靈敏，她竟立刻知道他是少年羅密歐，她便勸告他爬進園來的危險，因爲倘使不論那個她家裏的人看見他有這裏，必定要將他處死的，因爲他是一個蒙太克人。「唉」，羅密歐說，「你眼中的危險更甚於他們的二十把劍。姑娘，你不過表面上看上去對我親愛嗎，我決定

反對他們的仇恨。我的生命死於他們痛恨之下，倒比我這被人痛恨的生命，在得不着你的愛情之下活下去要好些」。——「你如何到這裏來的，朱麗葉說，『誰領導你的？』」愛情領導我的，羅密歐答道：「雖然我不是個領導人，但是倘使你要是離得很遠，就像是茫茫大海的對岸，我也要冒險作此經營的。」當她想起了她對羅密歐的鍾情已經洩漏了，雖則並非是有意洩漏的，而朱麗葉面上現出一陣紅暈，但是因為是晚上沒有被羅密歐看見。她要想再講她的話，但是不可能了：她很樂願受有禮教的拘束，很樂願她向愛人站遠些，因為明達的姑娘們的習慣在起初必須執拗反對，而給她們求婚者嚴峻的拒絕；遠遠地站着假裝了羞澀或是冷淡，其實她們非常地愛着哩，這樣方能使她們的愛人們不要以為她們是很輕易可以獲得的：因為獲得很困難可以增加獲得物的價值。但是在她的情况中，已無暇於拒絕，或是延宕時間，或是用隨便什麼禮儀上的做作來遷延和避免。羅密歐已經聽到她親口訴說情懷，當時她真未夢想到她却近在她的近旁哩。所以她忠實坦坦地承認了他先前聽到的話是真實的，她這樣做，是因為她處境迥異，應加原諒的，她便稱他的名字叫蒙太克美少年（愛能將酸的名字變為甜蜜。）她求他不要譴責她的輕佻和無價值的心懷，求他必須把她驟然間洩露情懷的過失（倘使這是過失）當作是這晚上偶然的事。她又說，雖然她對於她的舉止，照女性的慣例來言，是太不審慎了，但是她却比那些虛偽的審慎要真實得多，比那些刁猾做作的貞節要真實得多。

羅密歐便指天為證，說他的思想中對於這位可敬的姑娘決無不誠意的私念，當時她

便阻止他，請他不要立誓；因為雖則她很樂意他，但是却不樂意在這晚上訂婚約；因為這樣訂婚太輕躁，太草率，太匆促了。但是他敦促她在這夜和他交換相愛的誓言，她說在他請求這事以前，她早已對他說過了誓言；意思就是說，當時他已經聽過了她自己認的話；不過她要將她那時私下的話作廢了，因為她要重新訴說，她的宏恩如海之無邊，她的愛情如海的深。正在情話互訴之際她却被她的看護婦喚開了去，她是和她同睡的，她想此時該睡了，因為天快亮了；她在匆忙回身去時對羅密歐說了三四句話，意思就是說，倘若他的愛情是真實的，是有意和她結婚的話，她在明天當遣人送信給他，訂定他們結婚的時期，那時她願將一身命運付託於他，跟她丈夫環遊世界。當他們正在議論此事時，朱麗葉被她的看護婦再三呼喚，便進去了，又跑了回來，但又跑了進去而仍舊又跑了回來，她似乎妒忌羅密歐離開她，像女孩子愛她的小鳥一樣，讓牠跳開她手，又用絲線拖了牠回來；羅密歐不願離開她正如她之對羅密歐；因為情人們在晚上互相談話有如甜蜜的音樂。但是最後他們終於分離了，互祝着這晚甜蜜地安睡。

當他們分手之時天已亮了，羅密歐要回去睡覺而因充滿了他情人的思念和這可慶的佳會的思慮過於興奮了，他使不回家，轉移了他的路程向就近的一座寺院去訪尋教士勞倫斯。這和善的教士此時已起身在虔拜了，他見少年羅密歐如此早地出來，他正猜着了。他晚上沒有睡，而為春情的煩惱使他不能合眼。他很對地指出了羅密歐為着愛所以沒有睡的理由，但是誤測了他的愛人，因為他以爲他一定爲着愛羅莎琳的緣故使他沒睡的。

但是當羅密歐說明了他對朱麗葉發生了新愛情，並且請教士幫助他們在這天結婚時，這教士便豎了眼舉了手很驚奇羅密歐突然變了他的愛情，因為他暗知羅密歐愛羅莎琳，並知羅莎琳輕視他且有許多怨言。他說，青年人的愛並非真的存於心中，不過存在他們眼中而已，但是羅密歐回答說，他自己時常責備着自己，因為他愛羅莎琳而羅莎琳却並不愛他，至於說到朱麗葉則兩人都互相愛着，而他又十分愛她，教士以為他也有相當理由；他想朱麗葉與羅密歐的聯姻藉此可以修好凱辟婁與蒙太克兩族的宿仇；這事再沒有人比這教士擔憂些的了，因為他是兩族雙方的朋友，時常居間調解他們的爭端而迄無效果，他想做這事一半是他靈機所動，一半是爲了愛護少年羅密歐的緣故，所以對於他的要求他未加拒絕，這位老人便允許替他們撮合婚姻。

羅密歐真幸運了，朱麗葉依照諾言派了信差出去，而從這信差處得知了羅密歐的意思，她並未失約，很早地到了教士勞倫斯的禱房，在這裏他們便在神聖的婚禮中攜手了；這和善的教士祝禱上大賜福於這婚禮，祝禱在這年輕的蒙太克少年和凱辟婁少女之結合中把他們兩族間的宿恨舊怨從此埋滅。

行過婚禮後，朱麗葉急忙回家，她在家中焦急地等候夜的到臨，因為在晚上羅密歐答應在他們昨晚相會的園中來會她；她覺得其間相隔的時間非常苦悶，好像是一個盛大宴會的前夜，對於一個性急的孩子，已有了新的裝飾品，而非等到早晨不能穿戴。

就在這天的中午，羅密歐的朋友彭佛羅和莫克顯，經過凡隆娜的街市時，遇見狄勃

兒當頭率領了一羣凱辟婁人。這就是那暴躁的狄勃兒，他要想在凱辟婁老族長的宴會裏毆打羅密歐。他見了莫克顯便辱罵他和一個蒙太克人羅密歐交友。莫克顯也像狄勃兒一樣年輕負氣和十分暴烈，便用尖刻的話回答他的咒罵；雖然彭佛羅說了許多話勸解他們的發怒，爭吵却開端了，當時羅密歐自己也正經過那一條路，這暴烈的狄勃兒便離了莫克顯轉向羅密歐，罵他下賤的名稱叫光棍，羅密歐深願在衆人之前免和狄勃兒吵鬧，因為狄勃兒是和朱麗葉同宗，又是她所愛好的；而且，這位蒙太克少年，生性聰明而和順，從未參與種族的相爭，而這凱辟婁的名字，是他愛妻的族名，所以這名字做了此時減少怨憤和怒氣的神符，勝於做了一個激起怒火的口號，所以他想和狄勃兒解釋，便溫和地稱他『和善的凱辟婁君』，他雖然是個蒙太克人，稱着這個稱號，似乎私下裏很快活；但是狄勃兒恨一切的蒙太克人像恨地獄一樣，他不聽什麼理由只要拔出他的武器來，莫克顯他沒有知道羅密歐要和狄勃兒所以講和平的祕密動機，視爲他現在忍耐是一種隱忍受辱的屈服，便用侮辱的話去挑動狄勃兒去和他最初相罵的人交涉；於是狄勃兒和莫克顯打起來了，直打到莫克顯跌倒，受了致命的重傷，當時羅密歐和彭佛羅因爲無法解他們的爭鬪。莫克顯死了，羅密歐已不能再忍，就回罵他以前狄勃兒罵他下賤的名稱光棍；他們也打起來了，直打到狄勃兒被羅密歐刺死。這件死鬥的事在中午劇烈地發生在凡隆娜地方街市間，這個消息立刻引起許多居民來到出事的地點；凱辟婁和蒙太克兩族的族長同了他們的妻子也在人羣之中；不久侯爵自己也到了，他和莫克顯是親戚，而莫

克顯是被狄勃兒所殺死的，侯爵因為他市政的安寧，常被凱辟婁和蒙太克族的鬻門所擾亂，所以決意對犯罪的人施行最嚴峻的法律。彭佛羅是親眼見此格鬥的證人，侯爵使命令他供述此禍的肇端，他就照事實供述，但不損害羅密歐，而和緩着和寬恕着他朋友捲入漩渦的這一回事。凱辟婁夫人因為她的族人狄勃兒死了，極端的悲傷，使她不能自制地要報仇，勸諫侯爵對謀刺人予以嚴峻的判斷，不要去注意彭佛羅的供狀，因為他是羅密歐的朋友，也是蒙太克族人，說話是不公道的。因此她却控訴了她的女婿，但是她還沒有知道她是她的女婿，是朱麗葉的丈夫呢。另一方面蒙太克夫人也為她兒子的生命而辯護，用正義來辯說羅密歐並沒有做什麼值得抵償狄勃兒性命之事，因為狄勃兒殺了莫克顯他的性命早為法律所不恕。侯爵並不為這兩婦人的盛氣叫嘯所感動，他把事實經過一一審慎地考察以後，便宣佈他的判斷，判決羅密歐逐出凡隆娜。

難堪的消息傳給了朱麗葉，她不過做了幾小時的新娘，現在得了這條諭旨似乎要永遠地離婚了！當消息傳到她處時，她起初對羅密歐怒不自禁，因為他殺了她的堂兄，她叫他是美麗的暴君，仇恨的天仙，劫掠的鴿子，狼性的馴羊，貌美而藏着蛇心，以及別種諸如此類的矛盾名稱。她的愛情和她的怨憤在胸中交戰着；結果愛情獲得了勝利，她因為羅密歐殺了她的堂兄悲傷而流下的眼淚，現在變為快樂的眼淚了，因為或許他也會被狄勃兒殺死的，她的丈夫現在還活着。一會兒她又哭起來了，以前快樂之淚和現在哭的眼淚都合併而成為羅密歐被驅逐的悲傷，被驅逐這話對於她比狄勃兒的死更恐怖。

羅密歐於爭鬥以後，逃匿在教士勞倫斯的繡房裏，他在那裏得悉了侯爵的判決，這判決對他比死更恐怖。他以為出了凡隆娜城牆再無世界，而不見朱麗葉也決無生存。只有朱麗葉住的地方才有天堂，此外都是些濫罪之處，痛苦之處，和地獄。那慈善的教士用哲理來勸慰他的憂愁；但是這個癡情的少年一些不聽，只像發瘋了的人拉他的頭髮，向地上一直亂滾，他說是在測量他的坟墓。從這種羞慚的狀況中，他被一個從他愛人那裏派來的信差所喚醒了，這使他稍稍蘇醒了些；於是教士便趁勢勸告他所顯出的沒有丈夫氣的弱點。他既殺了狄勃兒，難道還要殺他自己，及得他相依為命的愛人嗎？他說，一個人的高尚形式，當缺乏勇氣使他剛強時，只不過是一個蠟像而已。法律已經寬恕了他，侯爵只判他驅逐之罪以代他應坐的死刑。他已殺了狄勃兒，但是狄勃兒也可以殺死他的；這事已是一種天幸。朱麗葉活着，而（出於意外的）已成了他的愛妻；這時他是最快樂不過的，這些福氣，經這教士指示出來以後，使羅密歐自認為一個品行不端的蕩子，教士便叮囑他注意，如此失望而死是太卑賤了。於是當羅密歐稍稍寧靜了些，他便勸他今晚應去祕密地和朱麗葉告別，而後一路向曼地亞地方去，就在曼地亞地方，他應該住下來。直等到這教士找到了適當的機會來宣佈他的婚姻，這事可以成爲他們兩族修和的樂意辦法；那時他可不必疑慮，侯爵一定會感動而饒恕他，他回來時的快樂有二十倍於他去時的悲傷，羅密歐被這教士的聰明勸告所信服了，便去和他的妻子去告別，要求當夜住在她那裏，天亮後獨自上道向曼地亞去；在那裏這慈善的教士答應常常送信

給他，告訴他家鄉事情。

那天晚上羅密歐同着他的愛妻過夜，他得了她的允許從他前晚聽見她自述情懷的花園裏進她的臥室，那真是快樂而又銷魂的一夜；但是這夜的快樂，和這對情人雙方各自的歡情，都被慘別的景象和過去的禍事所消滅了，這不被歡迎的天光似乎降臨得太快了。當朱麗葉聽到靈鵲的晨鳴時，她騙她自己以為這是晚上唱歌的夜鶯鳥，但是那的確是靈鵲叫。這叫聲對於她似乎是一種不和諧不快樂的表示；東方的曙光指出這是情人們分離的時候了。羅密歐帶了抑鬱的胸懷和他的愛妻告別，答應時時刻刻從曼地亞寫信給她；當他下了她臥室的窗口，立在她下面的地上，在她心境悽慘的預兆中，他現在她的眼簾中像一個坟墓裏的死人，羅密歐的心意也使他同樣地恍惚；但是此時他被迫着急於要離開她，因為天明以後他還有凡隆娜城中，必被處死。

這不過是對薄命情人的慘劇的開始之時。羅密歐去了不多幾日，凱辟婁老族長便替朱麗葉擇了個配偶，他替她選的丈夫是巴琳伯爵，這伯爵夢想不到她已結了婚，他是一個有勇氣而高貴的君子，倘若朱麗葉沒有羅密歐，伯爵確是她的佳偶。

這交臂了的朱麗葉對於她父親的崑崙，實處於焦灼不安之中。她說她的年事尚不合於出嫁，而狄勃兒的新死使她的精神難以歡悅的容貌去迎合她的丈夫，並且喪家木過而凱辟婁族使舉行婚宴，那是如何的不合禮呢；他說了各種理由來反抗這件婚事，除了那真真的理由，便是她早已結過了婚。但是凱辟婁族長却不聽她辯護的話，他在堅決的

態度之中吩咐她去準備，因為下星期四她要和巴琳結婚了；他已替她尋了一個富有，年輕，又高貴的丈夫，如此的人物就是凡隆娜最傲慢的女子也可以樂意地接受的，他不能忍耐她的假裝羞慚，因為他猜想她的反對是假的，她應該反抗對於她好運道的障礙。

在這急驟之中她便去請求友愛的教士，他常做她厄尼特的顧問，他問她是否能夠去做不顧死的解救方法，她答說在她親愛的丈夫活着的時候，勸她去和巴琳結婚，她寧可活活地跑進墳墓去；教士便教她回到家裏，裝作喜悅的樣子，依照着她父親的意思，允許和巴琳去結婚，而在次一夜，就是結婚的前一夜，服用他此時給她的一瓶藥，這藥的功效是在服了四十二小時以後，她會變冷而氣絕；當新郎在早晨來娶她時，便會發覺她像死了一般，於是依照這城裏的習慣，她將置於無蓋的棺車中抬去葬在族中窰穴之內；倘若她能夠除去婦女的膽怯，允許這個可怕的嘗試，在吞服這液質後四十二小時以內（這是這藥一定的作用）她一定會像從夢中一般蘇醒過來；在她未醒來之前，他便讓她丈夫知道他們的目的，他定會在晚上來從這裏帶她到曼地亞去。愛和嫁給巴琳的準備，給了年輕的朱麗葉勇氣去做這件可怕的冒險事情；她拿了教士的藥瓶，允許去考慮他的指教。

她從寺院裏回去，遇見少年伯爵巴琳，她溫和地假裝着允許做他的新娘，這對於凱辟婁族長夫婦是個非常快樂的消息，似乎使這老年人獲得了少年的生氣一般；朱麗葉以前絕對地不樂意他拒絕了伯爵，現在允許服從再去做他的愛人了。家中一切的事情爲了

將近的婚禮都入於熱鬧狀態之中，這不惜盛大鋪張的婚事，是凡隆娜以前從未見過的。

在星期三晚上朱麗葉服了那個藥，她懷了許多疑慮，恐怕教士爲避免她嫁與羅密歐的罪名加之於他，所以給她這毒藥；但是知道他是一個聖明的人；又恐怕她在羅密歐來之前醒了過來；不論這個地方的恐怖是窠穴裏充滿了凱辟婁族死人的骨頭，狄勃兒血肉模糊的潰爛在屍衣裏，都不足以使她傷神；她又想起她以前聽到的許多故事，說鬼是時常來到他們出生的地方的。但是對羅密歐的愛情和對巴琳的壓惡又復想起了，她便不願死地吞服了藥水變成沒有知覺了。

當少年巴琳早晨吹着音樂來喚醒他的新娘時，她臥室裏陳現了一個死屍的慘象，已非活着的朱麗葉了。死對他的幸運是怎樣！合家是何等混亂！可憐的巴琳悲傷着他的新娘，這可恨的死作弄了他，使他在結婚之前倒宣告離婚了。但是聽了老凱辟婁族長夫婦的哀號聲，更是令人傷心，他們只有一個孩子，一個可愛的孩子來承歡他們安慰他們，殘忍的死將她從他們眼簾裏捉了去，正當這愛護她的雙親在看着她高陴（他們以爲）於有希望有利益的婚事中。此時本爲喜事所設的一切東西，都把這些設備改作喪葬所用了。婚宴變成了喪宴，新婚之詩歌都變成了悲慘的吊詞，精緻的器具成了悲哀的喪鐘，用以散播在新娘的走道上的鮮花，現在用以散播在死屍身上了。此時教士爲她喪葬而非教士爲她結婚了；她被抬入教堂並非是慶祝活人的快樂幸運，不過是去憑吊死人的慘淡。壞消息總比好消息傳播得快，在信差到達以前，此時朱麗葉死的悽慘之事已傳給曼